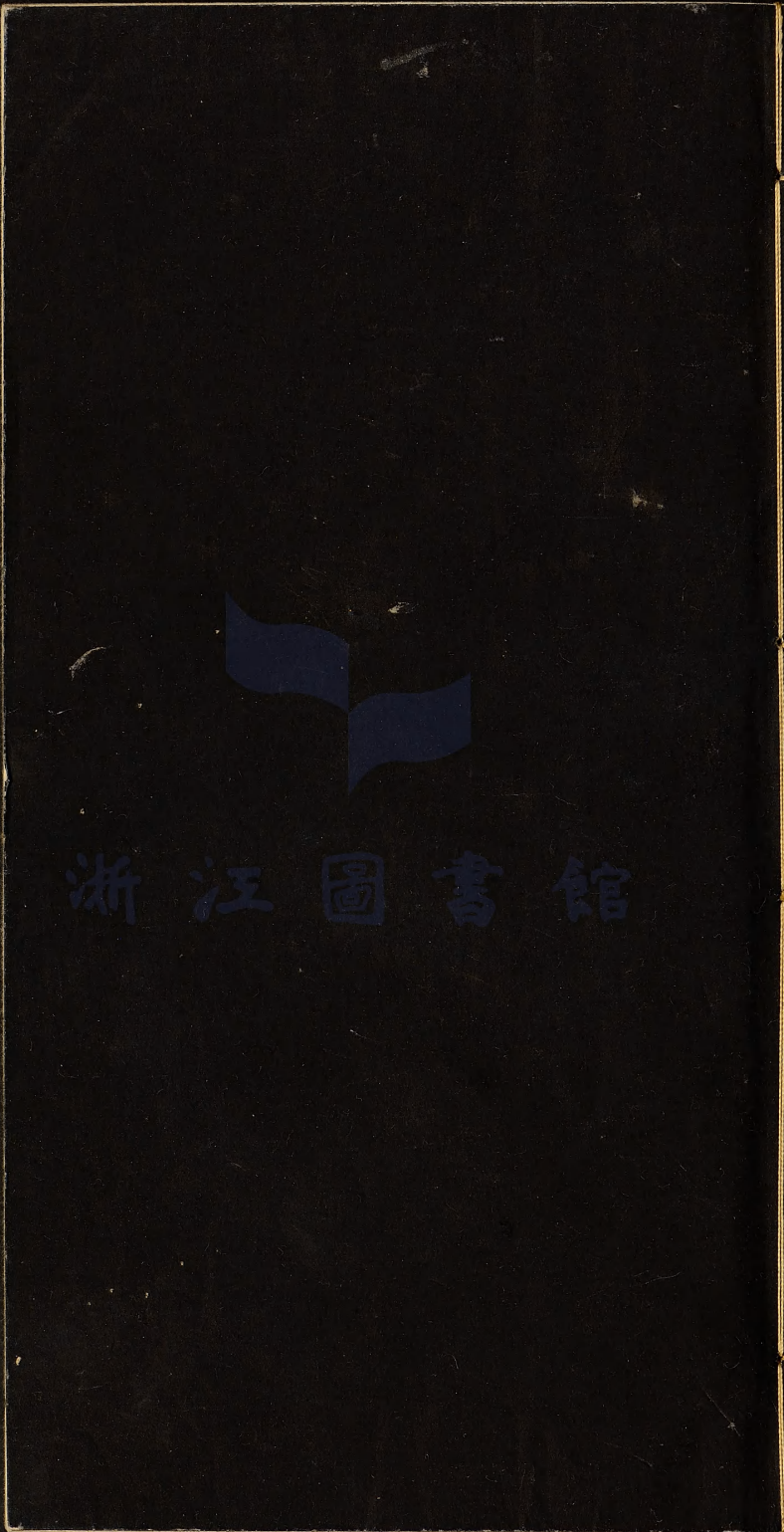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deli得力 No.6233C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白氏春秋第二十一

高氏訓解



浙江圖書館

呂氏春秋第二十一

高氏訓解

閏春論第一

察賢 期賢 審為 愛類 貴卒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也動蘇時雨降則草

木育矣也商長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

通利矣通利不壅閉無疾病矣王者厚其德積累善而鳳

皇聖人皆來至矣雄曰鳳雌曰皇三代來至門

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堯得

堯安龍稷契舜得益湯得伊尹武丁得傳說之屬

也其伯蘇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曰來為稽

矣共國伯爵夏時諸侯也呂好賢仁周厲之難

天子曠絕

難厲王流于彘也周無天子十一季故曰曠絕也

而天下皆

來謂矣

謂天子也

曰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

也善說者大矣言蓋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為

一人言哉

善說者大言天下之事得其分理愛之不助憎之不枉故曰豈為一人言哉

魏惠王以葬有日矣

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徙都大梁梁在

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

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

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

又恐不給

給足也

請弛期

更日也

太子曰為人

子者曰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

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曰告犀首

犀首者魏人也公孫也魏犀首曰犀首也犀首曰犀首也犀首曰犀首也

不義也子勿信空言君率臣皆其歌諫而已告犀首

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犀首犀首曰吾未有臣

言也未猶無也是其唯惠公多請告惠公言唯惠公

相惠施也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

太子曰災惠公曰管王季歷葬於湍山之尾樂

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和文王曰禧先君必

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見猶於

是出而為之張翰百姓皆見之二日而後更葬

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日難

臣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

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

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

若此而不爲意者差於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

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

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

呂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

而成韓氏本都弘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翟新城今河南新城是也故戎蠻子之國也

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

之囚者之子交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

父之必子高賢者也封人田大夫職在封疆故謂之封人周禮夾有封人之官傳曰顓

考叔爲顓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

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兮

考封人為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

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兮

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

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

也出太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

曰封人子高為之也而匿已之為而為也段

喬聽而行之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

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

虎善樂盈樂盈晉大夫樂書之子懷子也樂盈有罪於晉

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而艘奴戮也律坐父

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祈奚曰吾聞小人得位

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

三

不爭不祥當諫君退之故君子在憂不救不祥

憂險也當諫君免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祈奚

伯之子祈黃羊也為范宣子說叔曰聞善為國

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

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

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殛誅

舜用禹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管叔周

叔其兄也二人流言欲亂周室而不慢刑也宣

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

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

臣子豈可自已哉類多若此

馬學豈可曰已哉類多若此

開春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曰求

之萬也人曰術之良故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

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良醫皆知

治國故曰豈不過哉今夫寒者勇力時日卜

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大功名矣筮要在得

賢要約也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

禮式其也國治身逸逸不也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

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要謂師賢友明也雪霜雨

辱猶不能免今希以莫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此

露時則萬物育矣育成也人民脩矣疾病妖厲太

矣妖怪禍惡也故曰堯之容若委表表呂言少事

也宓子賤治單父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也彈鳴琴身不下

堂而單父治巫馬期呂星出呂星入日夜不居

呂身親之而單父大治巫馬期間其故於宓子

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

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兮

心氣而百官呂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數術也巫

馬期則不筭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

未至也

察賢

三曰今夫燭蟬者務在兮明其火振其樹而已

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雖振樹蟬飛去不能明得之故曰何益也

火不獨在兮火在於闇闇實無所見火乃充當耳故曰在於闇也

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

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走趨也凡國不廷

安名不廷顯必得賢士傳曰不有君子其能趨國兮故曰必得賢士

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

而衛不伐伐不伐也不待者曰曰越之大而伐衛之

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

曰不知而言也而汝衛有士十人於吾所猶吾

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

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臣十人者按趙之兵

也按止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

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

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間

也問禮二十又家為問軾伏軾也禮其僕曰君

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段干木蓋賢者

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目已易

寡人也謂目已之德易寡人吾安敢驕之驕慢段

干木况乎德寡人况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

寡人也。謂呂氏之德不備也。合少安敵勝之也。慢也。

干木光兮德寡人光兮地段干木富兮義寡人

富兮財其僕曰焚則君何不相之。何不呂段干木為輔相也。

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

萬而時往館之。時往詣其館也。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

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

之隆。隆高也。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

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

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曰為焚乃按兵輟不敵

攻之。輟止也。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

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

用矣也鼓鼗則侶雷號吟則動地塵氣克天潦
 矢如雨扶傷輿以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以者
 量量猶滿也於澤矣而國之存凶主之歿生猶不可
 知也其離仁義夾遠矣

期賢

圖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曰為也審所曰為
 而輕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輕也得猶知也今有人於此斷首
 曰易冠殺身曰易衣世必惑之惑怪也是何也冠
 所曰飾晉也衣所曰飾身也殺所飾要所曰飾
 則不知所為矣為謂相為之世之走利有侶於此危

身傷生刈頸斷頭曰殉則大不知所為也

則不知所為矣為謂相身也利所當要所已

身傷生刈頸斷頭日徇利則亦不知所為也太

王曹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曹父公祖之子王

古公曹父來翰走馬率西水游至干岐事日皮

帛而不受事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

也太王曹父日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處而殺其子各不忍為也言忍事土地與狄

也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日異勉務處

邠人務安居為臣且吾聞之不日所日養害所

養杖策而太所謂民人也民相連而

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連結也民相與結

也岐山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其下太王亶父可

謂能尊生矣也能尊生雖貴富不曰養傷身

雖貧賤不曰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

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

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之爵祿爭土韓魏相與

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體

道人也昭釐復謚也韓武子子華子曰今使天下

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

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

之乎以其下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

少以成其天與昭昭歷歷曰寡人不攬也子莩子

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

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

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曰憂之臧不得也

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留矣未嘗得聞此言

也子莩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失過

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兮魏闕之下奈何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

中山公子牟也詹子古得道者也身在江海出

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巨闕也心下巨闕言神

內守也說魏闕象魏也懸教象之泐決日而

收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身雖在江海之上

心府關之室故在天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不

管子長火子二二

重

故仁人之於民也可曰便之無無不行也便利也

神農之教曰神農炎土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

下或受其飢矣當其可壯之年故不耕植則女

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績云不

布也衣服不供故身親耕妻親績自神農所曰

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

乎王公之朝非曰要利也要繳曰民為務故也

曰利民人主有能曰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

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

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眾矣而事

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類

也公輸般為高雲梯欲日攻宋公輸魯般之號也在楚為楚王

設攻宋之具也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

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楚都也見荆王曰臣北方之

鄙人也鄙小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

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王曰其不得宋且不義

猶攻之乎猶尚也王曰必一作既不得宋且有義

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曰宋必不可得臣

為攻宋必不可得也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

宋之械矣械器也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

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

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以備故荆

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以八械墨子設守

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猶也故荆

輟不攻宋墨子能且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

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言皆欲管

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河之既在左馮

彭城呂縣大石在水中禹決河出孟門大溢逆

流管龍門呂梁未通河水積其深乃出無有

丘陵沃衍兮原高阜盡皆滅之滅沒也名曰鴻水

鴻大也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彭蠡澤在

也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乾燥也禹致群臣

萬國此曰千八百者但謂被水災之國耳此禹

之功也之功治水勤勞為民無苦乎禹者矣事功曰勞

其治水鑿龍門辟伊闕決江匡章謂惠子曰公

之學太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太尊棄尊也今王事齊

王居其尊依謂惠子言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

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也愛子所愛之子

擊石也故曰石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公

取石呂代子頭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

也擊其所輕呂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

曰齊王之所呂用弁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

其故何也為何等惠子曰大者可呂王其次可

月霸也今可呂王齊王土而壽黔黎自之命免民之

其故何也故也等惠子曰大者可曰王其次可

曰霸也今可曰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

死是曰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言向為不民

寒則欲火暑則欲水燥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

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

時而已矣兵寒欲溫夏暑欲涼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愛類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

則溼為下溼猶遲也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

也貴其疾也旬日取也與駑馬同十日為旬駑馬十日

與駑馬同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鏃矢輕

曰鐵矢大綏日而至則與無至一作同射三百

無所至是為與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

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臣所不足益所有餘

臣不得而為也臣無所得於是令貴人往實廣

虛之地皆甚苦之貴人貴臣也皆不欲往荆王

歿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

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挿矢

而疾言曰群臣亂王吳起歿矣吳起拔人所射

因言曰群臣謂王為亂而射王且荆國之汰麗

兵於王尸者蓋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

捷矣捷疾也言為謀曰志曰襄公即休伯曰公孫無

并於王尸者蓋加重罪速三族吳起之智可謂

捷矣捷疾也言發謀曰齊襄公即佐憎公孫無

知收其祿齊襄公莊公購之孫僖公祿父之子

之子故曰孫於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奔魯

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孫無

為君故國人殺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

爭先入公家公家公家也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

鉤鉤帶也鮑叔御公子小白僵御猶使也管子曰

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

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曰為君鮑叔

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

捷疾也其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

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悝東周之臣也僵斃也令其子速哭曰呂誰刺

我父也刺者聞呂為歾也刺者聞伶悝已歾因報西周武君曰伶悝

矣已歾周呂為不信因厚罪之報所使刺伶悝者趙氏攻

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鐵甲操鐵

杖呂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呂車投車

呂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歾將趙氏之將也

後歾言吾丘鳩力有餘也

貴卒

浙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高氏訓解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高氏訓解

慎行論第二

無義 疑倡 壹行 求人

祭傳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

淵也有水曰淵無水曰谿谿不可不熟而入刑

復無所及也君子計行慮義慮度也而後行之也小人計行

其利乃不利傳曰蘊利生孽有知不利之利者

則可與言理矣理道也荆弓王有臣曰費無極害

太子建欲太子平王楚恭王之子棄疾也王為建取妻於秦

而美美好也無極勸王奪奪取也王已奪之而蹀太

卷二十一

一

李

子也躡遠無極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荆

僻也也故不能與爭也不若大城城父而

置太子焉也呂宋北方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王

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吳越也王說使太子居于

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呂方城外

反連尹伍奢子胥之父也方王曰已為我子矣

又尚奚求子也對曰呂妻事怨且自呂為猶宋

也猶如齊晉又輔之輔助將呂害荆其事已集

矣集也王信之使執連尹執因太子建出犇出

也也左尹郤宛國人說之無極又欲殺之謂令尹

字常曰郤宛欲飲令尹酒子常名也

左尹郟宛國人說之無極又欲殺之謂令尹

子常曰郟宛欲飲令尹酒子常名囊瓦令尹光唐之

字也宛又謂郟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郟

宛曰我賤人也不足辱令尹令尹必來辱屈辱

我且何呂給待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甲鎧也

戰子出而寘之門寘置也令尹至必觀之已因呂

為酬酌執也詩云獻酌及鄉魯曰惟門左右而寘

甲兵焉無極因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郟宛將

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信有也遂攻

郟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非咎也

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極荆之讒人也沈尹戌

孫沈諸梁葉公子高之父也 匹夫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

耳目也 今令尹又用之殺留不辜呂興大謗

患幾及令尹也 幾近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故不

良圖乃殺費無極盡滅其族呂說其國動而不

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已也呂滅其族費

無極之謂今呂讒邪害人人呂公 崔杼與慶封

謀殺齊莊公莊公以名 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莊公名光

相於是許曰莊公之弟也 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

私闕闕也闕讀近 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

封謂崔杼曰且留各將與甲呂殺之因令盧蒲

私闕... 也... 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

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與甲呂殺之因令盧蒲

葵與甲呂誅之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

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

自絞也經絞也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

景公與陳無宇公孫窳公孫薑誅封無宇無子桓

子也公孫窳惠公之孫公孫欒堅之子子射也

董惠公之孫公子高祈之子子尾也與共誅慶

封慶封曰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人曰為讓讓

魯為其又太魯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朱方吳邑

也荆靈王聞之率諸侯呂攻吳圍朱方拔之靈王

恭王庚子圍也得慶封負之斧質呂狗於諸侯

軍因令其呼之曰母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

其孤臣亡其大夫乃殺之崔其大夫謂黃帝之

貴而外黃帝得道仙而可堯舜之賢而外孟賁

之勇而外人固皆歆若慶封者可謂重外矣身

為僂支屬不可且見行伎之故也伎惡凡亂人

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始

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且為法程度

慎行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極盡故義者百事

之始也始首萬利之本也本原也傳曰義利之

智之所不及也不能及不及則不知不知則

之始也始音萬利之本也本原也傳曰義利之本也

中智之所不及也不能及也不及則不知不知趨

利趨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兮續經公孫竭

是已公孫鞅商鞅也鄭兮秦臣也續經趙呂義

動則無曠事矣曠廢也人臣與人臣謀為姦猶或

與之又况乎人主與其臣謀為義其孰不與者

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之於秦非

父兄也非有故也且能用也欲壘之責非攻無

且堙塞也鞅欲報塞相秦也於是為秦將而攻魏

魏使公子邛將而當之也當應也公孫鞅之居魏也

固善公子邛使人謂公子邛曰凡所為游而欲

貴者曰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

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

大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

曰歸未有時相見言歸相見無有時也願與公子坐而相

太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

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曰取公子印

秦孝公薨惠王大曰此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

焉公孫鞅曰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曰

君之反公子邛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

不審也惠王殺鞅而裂之何得曰其私族與母歸魏而不見受乎公子邛家何曰不

所殺之鞅執公子邛有罪於魏推此言之復歸

不審也惠王殺魏而不可見受乎公孫

師役之鞅執公子即有罪於魏推此言之復歸魏

車裂之襄庇魏人也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

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

天下所重之無不日者重也重日得之輕必失

之公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日也所可

羞無不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

窮奚待待特也趙急求李欵李言續經與之俱如

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抵主也入續經

因告衛吏使捕之捕李欵也續經日仕趙五大夫又

也夫爵人莫與同朝之賤續經子孫不可日交友不

交友也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樛里相國

樛里也曰仕秦又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

三都三都魏也又况兮無此其功而有行兮無有

受寄託之功而有其相輸告之行也

無義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信也玉人之所

患患石之侶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侶吳

干者吳干吳之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辨言

而侶通者通達也亡國之主侶智以國之臣侶忠

相信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知慮

也慮則知故墨子見歧道而哭之可曰此言也

也。慮則知故墨子見歧道而哭之。為其可

也別周宅豐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

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

侯之矣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

之弁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

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

直至幽王身之乃歿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

夫呂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呂致大惡

惡積足呂滅身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呂

致大滅詩云赫赫宗周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

出走此褒姒之所用以而夸王所臣東虢也

幽王之太子宜臼也東虢於洛邑今河南縣也秦襄晉文之所臣勞王

勞而賜地也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為犬戎所敗夸王東虢襄公將

奔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鄆鎬列為諸侯晉文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依焉此之謂也梁北有黎立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

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立之鬼効

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謂其子

謂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

何故其子汰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咎也往

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諱是必夫奇

鬼也我因管管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

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
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
反也反還也遂逝迎之逝往也丈人望其真子拔劍
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侶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
惑於侶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
疑侶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
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
澳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侶者其
毋常識之知之審也

疑侶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
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
大焉凡人倫曰十際爲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
鹿虎狼無曰異多勇者則爲制耳矣不可知則
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
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藉曰成
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
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曰禁也禁止也其利不利
則不足曰勸也勸進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
故曰禁則必止曰勸則必爲也爲治也威利敵而憂

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曰行不知者凶

故曰禁則必止曰勸則必為也古賢王必使國威利敵而憂

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曰行不知者也

無仁義之行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小

見知故也也不小弱而不弱故大國大國疑之也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

而大不愛則無曰存小國弱國而為強大者不

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廢壞強大行之危

危傾小弱行之滅滅破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

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

而安之若此者信也大樹不欺詐陵上巨木人

曰為期易知故也巨木人所同見也期會其下

又况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為必矣復期

會於其所而各誅之又况疆大之國疆太之國誠可知則

其王不難矣孟子曰曰非齊王猶反人之所乘船

者為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目賢君子者

為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

子曰不吉賁色不純也詩云鸛之賁賁子貢曰夫賁大好矣

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

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惡物之無目惡

其無處可名之也夫天下之所目惡莫惡於不可知也

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一作賊不與謀盜賊大姦

也而猶所得是偶又况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

大功今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其勸進必之士可知

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也勸進必之士可知

壹行

官

又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身者國之本也

亂而國治者也故也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

一聖觀於春禴自魯隱公至哀公有二世

其所曰得之所曰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

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

王之索賢人無不也極卑極賤極遠極

勞虞用官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

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

者則人莫不願一作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

而不來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呂二

女臣呂十子身請北面翰之至卑也舜布衣也

伊尹庖厨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之名也

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

津青羌之野搏木大木之津崖也淮南子曰攢

樹之所摺天之山山高至鳥谷青丘之鄉黑齒

之國東方其人黑齒因南至交趾孫樸續櫛之

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南方積陽陽

之山也羽人裸民之處不歛之鄉羽人鳥喙背

民不衣衣裳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下飲露吸

民不衣衣裳也鄉大國也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

氣之民積金之山飲露吸氣養形人也西方剛氣所在故曰積金之山也

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溲之窮

衡山之上純今正北極之國也夏溲大冥也北極

也山之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禹疆之所積石之山

不有懈墮天戎西戎之別也夸父獸名也禹疆天神也之所處也積水謂溲也積石

山名也經營行之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

懈墮休息也通也病也步不相過羅也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

地利嘉穀也至勞得陶化益直窺橫華之交五人

佐禹故功績銘兮金石金鐘鼎也石豐碑也著於盤盂盂盤

銘其功之器皆管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山

而焦火不息不火勞乎夫子為天子而天下已

治矣許由也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為天

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

不過一枝自為為己也與即也啁噍小鳥也巢蔭也偃息也啁音超偃鼠飲

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滿腹下末餘也歸纒也惡用天

下安惡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箕山在潁川陽

城之西水北日陽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經橫理也故賢主之

於賢者也物莫之妨妨不引物故戚愛習故戚不

引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

不害人事不謀人不自為也此又常之本事也自

鄭國免其難也

求人

館

六曰夫得言不可且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

白故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

遠矣猥猥也此愚者之所且大過也聞而審則

為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

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

霸諸侯也鮑叔牙說管仲於桓公沈尹筮說孫叔敖於莊王察其臣具明審也吳王

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

不審也故國亡身歿也太宰嚭吳王夫差臣也張武智伯臣也不審句

襄子之智能故越攻吳吳王夫差以謀殺

不審也故國以身以也

政襄子之智能故越攻吳吳王夫差以於

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與韓魏通謀殺

伯於高梁之東故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

之曰理道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

一足信乎孔子曰管者舜欲曰樂傳教於天下

乃令重黎舉堯於晉堯之中而進之舜曰為樂

正樂官之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曰通八風而

天下大服六律六氣之律陽為律陰為呂合十

陰風八卦之風也通和重黎又欲益求人益求

也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

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曰乎天下也和謂

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
 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
 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
 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
 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
 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無聞則不安言
 也子夏之晉過衛子夏孔子弟有讀史記者曰
 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
 三相近豕與亥相偶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
 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

之經不可不分經理也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

三相進豕與亥相伯至於雞而問之則曰雞師
也亥波河也雞多類豕而問多類也正而排

之經不可不分經理也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

何臣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臣為所聞則得之

矣物之所不得然者推之人明矣故曰臣為所聞

得之矣

察傳

書

圖

注

浙

呂氏春秋第二十二

浙江圖書館

呂氏春龍弟二十三

貴直論弟三

真諫 知化 過理 壅塞 原乳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曰貴士為其直言也

言直則枉者見矣觀玉之白別漆之黑也故枉者見矣人主之患

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障塞也

水奚自至奚何也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

所欲奚自來所欲欲聞已枉也貴其所惡惡聞直言則已枉何從來至淮南子曰

塞其耳而欲聞又音掩其目而能意見齊宣王欲登青黃不可得也此之謂也

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能姓也意名也齊土也宣王威

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

在

王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

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

能直宅安居宣王怒曰野士也言鄙野也將罪之能

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

今將呂彰其所好耶與猶用也彰明也上有明君下乃有直臣王胡為不

能用意之王乃舍之舍不誅也能意者使謹今論於

主之側夫必不阿主阿曲也不阿主之所得豈少

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惡疾孤

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狐援齊臣也湣王齊

宣王之子也殷紂滅也其社蓋於周之屏屏障也

周之屏也周之屏也

尚存殷社而屋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干楮

舞也遊樂也呂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

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目為戒戒懼

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大呂齊之

也無使太公之社太公田常之孫田和也始代

太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

潘王不受出而哭國三日狐援其辭曰先出也

也山太衣絺紵後出也滿囿囿吾今見民之洋洋

災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恣若

何吏曰斲斲王曰行恣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

殺之而欲太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蹶顛蹶委往也過猶

覘吏曰哭國之汰斲先生之老歟昏歟昏亂也狐

援曰曷為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

入而覲居鮒小魚覲大魚鮒之賊也啖會使人

之翰為草而國為墟墟墟也丘殷有比干吳有子胥

齊有孤援已不用若言若言滿直言也又斲之東閭每

斲者曰吾參夫二子者兮每猶當也斲孤援者比比于子胥而三之

也故曰若參孤援非樂斲也國已亂矣上已悖

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兮論也

將曰救敗也固嫌於危固近也嫌此觸子之所

呂太之也達子之所呂以之也樂毅為燕昭王將伐齊齊使觸

將曰救敗也固無然也固無然也固無然也

呂太之也達子之所曰歾之也樂毅為燕昭王將伐齊齊使觸

子應之齊王不禮觸子觸子欲齊軍敗觸子乘車而去故曰所曰太之達子代觸子將又為

燕敗故曰達子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奔及戰

且遠大於郭近郭也遠大也又居於犀蔽屏櫓

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投棄也嗚

呼士之遯弊一若此嗚猶化也一猶皆也言士之變化弊惡皆如此

弓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夫有君不能耳

何弊之有簡子艷笑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

自將是無也子親譎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

說則歾對曰管各先君獻公即位五年無國十

九用此士也惠公卽仗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

女玉女美秦人襲我遜太絳七十用此士也隕

韓爲秦所獲也文公卽仗二年底之呂勇故三年而士

蓋果敵城濮之戰又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

定天子之仗天子周襄王也避子帶之亂出居干鄭文公納之故曰定天子之仗

也成尊名於天下尊名霸諸侯之名也用此士也夫有君

不能取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太犀蔽屏櫓而大

於矢石之所及矢箭石弩也及至也一鼓而士畢乘之畢盡

也乘也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

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

之上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

之上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
皆樂爲其上燭過之諫以簡子能行

貴直

二曰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逆耳怒則說者

危非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

要來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

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

起起興若此則無臣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

也必有臣也詩云何其久也必不知所臣雖存

災凶雖安必危書曰必安思所臣不可不論也

知也猶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也

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

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桓公遭公孫無知殺

毋忘之者欲令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

不於公于難出奔於使甯戚毋忘其飯牛

而居於車下甯戚衛人也為商旅宿於齊郭門

車下飯牛疾商歌桓公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

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

於不死矣避席下席危也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

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荆文王得茹黃

之狗宛路之曾文王荆武王之短矢日敗於雲

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我之申曰臣聞君子恥
 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
 滌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
 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矰
 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
 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真諫

三曰夫呂勇事人者呂以也未以而言以不論

詐言已死不以論說呂雖知之與勿知同詩云既明且哲呂保其身

傳曰生好事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雖知呂以事人是為樂可哀也故與勿知同

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

也無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燹

知不燹不化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

一貫也事有可已過者有不可已過者而身以

國凶則胡可已過此賢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輕

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困之遺身

以國凶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夫差

闔廬光之子也夫差不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

而不聽故吳為丘墟禍及闔廬越王句踐報吳

丘墟也宗廟破滅不得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

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

得其地不能處也居得其民不得使使役也夫吳

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屬連也習俗同言

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

夫燹夫吳越之勢不兩大越之於吳也譬若心

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於

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

釋越而伐齊譬言之猶懼虎而刺狗獸三歲曰狗也雖勝

之其後患未央虎之患未除也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

令所臣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

勝之虺其并旨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

取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也

勝之... 延其... 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

加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上國中夫

季呂為樊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

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

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袪

高蹶而出於廷兩手舉衣而行蹶也傳曰曾

謂曰嗟乎吳翰必生荆棘矣嗟嘆辭也子胥謂

國必破亡故夫差與師伐齊戰於艾陵艾陵齊

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歿曰與吾安得

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

身而流之江傳曰子胥自殺吳王盛挾其目著

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

吳殘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夷夫差

身為擒擒為越所夫差將死曰必者如有知也吾

何面目見子胥於地下乃為幘冒面冒面也

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勿知

知化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一貫也貫同也其所目亡

足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目亡同者樂不適也

樂不適則不可目存糟丘酒池肉圃為格格呂

之布火其下月人置上人爛墮火而能柱而

樂不適則不可曰存禮立酒池肉林為格物也

之布火其下呂人置上人爛墮火而雕柱而

諸侯不適也諸侯而上下之故曰不適刑鬼

侯之女而取其環聽如已之諧殺鬼侯之女曰

截涉者脛而視其髓髓欲知其水能寒也故視其

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梅伯紂之諸侯

貌受曰告諸侯貌受心不受也作為琤室築為

頃宮琤室呂英玉文飾其室也頃宮築剖孕婦

而觀其化其化育也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

聽故視其心欲知其何呂不契人同也孔子聞

比干紂出諸父也數諫紂之非紂不能

聽故視其心欲知其何呂不契人同也孔子聞

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歿矣聖人心達性通紂性不仁心不通安

於為惡殺比干故孔子言其夏商之所呂亾也一竅通則比干不見殺也

關龍逢紂殺比干故曰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

而觀其避丸也靈公襄公之子文公之孫也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呂

為樂也使宰人臠能躡不熟殺之令婦人載而過

翰旨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

使沮麇盾趙襄子之子宣子也沮麇見之不忍賊賊殺曰

不怠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因曰民之主

也主棄君之命不信盡命一於此不若歿不信若行

也必有也乃觸廷槐而歿觸畜齊潛王亾居衛潛

王國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公王丹潛王丹

宣王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公王丹濬王臣也王丹

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

者臣聞其轂也轂名也於王而見其實所行實王名稱

東帝實辨天下辨治也公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

發揚光明也無重國之意言輕也王曰甚善冊知寡人

寡人自公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副或作倍度

宜也但涵涎無憂恥辱喜於公王冊巧佞之言

耳宋王築為檠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胃從

下血墜流地宋王康王檠當作轍帝當作臺檠

革囊之大者為鴟夷血於臺上高懸之呂象天

著甲胃自下歟之血淋漓墮地左右皆賀曰王之

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曰加

矣加上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

盞應堂上已應堂下盞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

不應不適也不僭不濫動中禮義之謂適今此

過理

又曰亾國之王不可曰直言不可曰直言則過

無道聞不可曰直言諫正也則其過而善無自

至矣無自至則壅自從也傳曰言進善善秦繆

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

戎王大甚自其故數飲會日夜不休左右有言

至矣無不自至良莠大哉由至矣故曰至
公時我疆大矣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

戎王大喜日其故數飲會日夜不休左右有言

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歟之寇并也秦寇果至

戎王醉而卧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

可知不知將已擒則又不知醉不自知也一本

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言說無齊攻宋齊潛王

以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候視使者還曰齊

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譎宋王曰此所謂肉

自至蟲者也呂宋之強齊并之弱惡能如此

強盛齊并之弱宋王因怒而誅殺之誅枉也無

安能來至此也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

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

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之

也其弟曰為兄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

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曰寇之近

也報而於今也報其情於呂齊寇至之情實不

報其情又恐於不曰寇至之情報而設備將若

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於者於先夫於

者於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

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於者宜矣王多賜

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呂富於

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

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呂富公

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

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性猶體也所自視之勢過

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

目行賞罰此戴氏之所目絕也戴氏子罕戴公

氏傳曰宋之樂與宋升降兮宋國衰于罕後

子孫大衰賞罰失中故曰此戴氏之所目絕也

一本戴氏齊王欲目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

不肖不足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

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

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

人今太子如堯兮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

呂氏春秋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呂賢過一作於堯

舜彼且胡可呂聞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不

忠言之說辭不危也齊宣王好好喜說人之

謂已能則彊弓也示有力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呂

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謂關弓弦

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

恥宣王之情情實也所用不過三石而綏身自呂

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輕而不知其實非直士其孰

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眾數也數道也故

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力不足而

餘也其功德其治

訓 呼淵切音鎔聲也 訓字之
譌六書無 訓古弔切

餘也其功德其治
理皆夫如之也

壅塞

六曰亂必有事事次大亂又小亂三訓亂三大

又謂晉國廢長上少大而復殺之也 小亂三謂

殺里克之黨也 訓亂三謂於翰纒盈也 小亂三謂

也 干絳故詩曰毋過亂門所呂遠之也逸詩慮福

未及慮禍之所呂免也武王呂武得之呂文

持之倒戈弛弓示天下不用兵所呂守之也晉

獻公太驪姬呂為夫人呂奚齊為太子里克率

國人呂攻殺之殺奚齊也荀息太其弟公子卓已葬

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復殺公於是鍾且無君公

子夷吾重賂秦曰地而求入地河外之城也秦

繆公率師曰納之晉人曰呂為君是為惠公惠

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傳曰入而背秦賂此之謂也

秦繆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

原晉師大敗秦獲惠公呂歸囚之於靈臺十月

乃與晉成成也歸惠公而質太子圍太子圍逃

歸也惠公死圍大為君是為懷公秦繆公怒其

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呂攻懷公殺之於高梁

高梁晉地而大重耳是為文公文公施舍振廢滯匡

乏困救災患不淫惡薄賦斂宥罪戾宥寬節器

用民曰時敗荆人于城濮成王定襄

用用民呂時敗荆入于城濮荆人定襄○周襄王

于帶之難出居于鄭釋宋出穀戍楚子疆來又

文公納之故曰定也衛與晉俱成解宋之圍召穀戍而太之也外內

皆服外諸侯內卿大夫也而後晉亂止故獻公

聽驪姬近梁之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

者五三君以一君虜也三君以申生奚齊公子卓

囚之靈大臣卿士之歿者百數離咎二十年

自上市呂來亂未嘗一而亂人之患也皆曰一

而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慮不同情者心異也

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也希鮮

原亂

浙江圖書館

呂氏春秋卷二十三

呂氏春秋卷二十四

高氏訓解

呂氏春秋弟二十四 高氏訓解

不苟論弟四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當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為雖欲尊貴不苟為也不如禮曰

苟為雖聽不自阿雖言見聽當呂忠正也必中理

然後動非理不必當義然後舉非義不此忠臣

之行也賢主之所說說猶敬也而不肖主雖不肖其

說非惡其殼也人主雖不肖其說忠臣之殼與

賢主同等也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賢主能用忠臣之言不肖

主能刑殺之故曰有異也異故其功名禍福大異賢主受大福不肖主

獲大禍異故子胥見說於闔閭而惡兮夫差

惡子比干生而惡於商商紂惡於而見說兮周

周武王說武王至殷郊係墮又人御於前莫肯

之為曰各所曰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

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又人者

之所曰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

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天下海

乘一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

繆公曰告蹇叔蹇叔曰君曰告內史廖內史廖

對曰戎人不達於又音與又味君不若遺之繆

公曰女樂二十八人與良宰遺之

公臣女樂二八人與良宰遺之宰謂我王喜迷

感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

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為內史廖之所為也

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大其正義故雪

殺之恥而西至河雍也雪除秦繆公相百里奚

里奚為相也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

見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

非也相國使子弓相國百里奚也對曰不也公曰然則

子事非子之事也事見客秦國僻陋戎夷事服

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今子為非子之

對曰戎人不達於區區音與區味君若不若遺之繆

秦繆公相百里奚

事追將論而罪也而汝公孫枝出自敷於百里氏

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

請有罪奚請焉奚何也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

枝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

古人之所曰為汰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

豈不宜哉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曰勝鄴之

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

兮賞其末兮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

聞之郤子虎文公召郤子虎曰衰言所曰勝鄴

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子

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

問之谷子虎之曰益聞之於子虎請賞其子虎子

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

郊子虎不致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

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踈遠

者之所自蓋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

因大亂之餘猶能巨霸其由此歟久謂避麗

十二年歷行諸侯五年凡十七年歸晉國

不苟

二曰賢者善人曰人中人事賢者曰中人事

人加也不肖者曰財也傳曰政曰財賄成此

也謂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伯樂則得良馬不但

晉文公

三

得一也故曰不若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歐冶善為

與伯樂同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義與歐

得皋陶而舜受之授用湯得伊尹而有夏民夏有

桀之民也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殷紂之無服

也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言得其用多不可數

管子束縛在魯為魯所束縛也桓公欲相鮑叔叔欲為齊

也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彼魯臣

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孰我者也不

可傳曰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鮑叔曰夷吾為其

君歟人者也其君公君若得而臣之則彼大將

為君歟人桓公不聽不從鮑叔固辭

君歟人者也... 則彼大將

為君歟人桓公不聽不從鮑叔固辭讓

而相也固必桓公果聽之於是兮使人告魯曰管

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言欲得

也手自殺之魯君許諾乃使吏鞞其拳鞞革也

膠其目盛之呂鳴夷置之車中至齊境也境界

桓公使人呂朝車迎之被呂燿火豐呂犧殺焉

故呂燿火祓之也殺牲曰血塗之為豐小事不

殺行也出犬雞此之謂也權讀如權字生與之

如國也如至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薦進曰自

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曰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

敬曰告于先君皓白也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

予予我也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由出也管

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

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

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過失也孫叔敖沈

尹莖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殼問一作不知

修行不聞都楚也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義曰聽

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

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曰適主心子不如

我也子何日不歸耕兮吾將為子游孫叔敖也沈

尹莖王游於郢五年荆王欲自為令尹沈尹莖

尹莖游於郢五年荆王欲呂爲令尹沈尹莖辭
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
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呂王輿迎叔敖呂爲
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莖之力也功無
大乎進賢

贊能

圖

三曰欲知方直則必準繩準方繩直也欲知方圓則

必規矩規圓矩方也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正言

也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呂舉過也舉猶正也夫

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存亡安危勿求於外

言者在已也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欲諫者擊舜

有誹謗之木書其過失湯有司過之士司主也

正其過也武王有戒慎之鞀微戒者搖猶恐不能

自知猶尚恐之不能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

揜蔽之遺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

為荆成王為公子商臣所殺齊莊公吳王智伯不

自知而亡吳王夫差為越所破於于闐智伯智襄子也夫

子所破於于高梁宋中山不自知而滅宋康王

齊所滅中山亂男女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

之別為魏所滅也惠公為秦所虜趙括曰軍降鑽荼龐涓太子申

不自知而外鑽荼龐涓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

不自知而歿鑽茶麗洵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史之所知也及寡人身東敗於齊長子以

此之敗莫大於不自知莫無范氏之亾也范氏

謂也范武子之後也謂簡子率師逐范吉射也百姓有

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呂椎毀之鍾

况災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揜其耳也

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為人生而惡

聞其過非猶此也此自揜其耳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

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也

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臣封

中

君之弟而曰封君之子是曰知君之不肖也文

侯不說知於顏色知猶見也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

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

今者任座之言直是曰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

可反歟歟耶也謂任座可不耶翟黃對曰奚為不可臣聞

忠臣畢其忠畢盡也而不敬遠其死死於座始尚在於

門始猶必也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曰君今召之

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曰為上客客敬也

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微無也幾近也上順兮主

心曰顯賢者其唯翟黃乎

自知

心曰顯賢者其唯程其黃乎

自知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曰四時變暑日月星辰之

行知天也日用四時變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

生有血氣之類皆為得其處而安其產也產在人

臣大無道知主也主君人臣曰賞罰爵祿之所加

知主也加施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宜猶則

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曰為用矣為君

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孤不與賞不及左

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孤不與敵問其

說欲知也文公曰輔我曰義道我曰禮者吾曰為

上賞教我曰善疆我曰賢者吾曰為次賞拂吾

所欲數舉吾過者吾曰為未賞三者所曰賞有

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社則陶狐將為首矣

唐國晉國也勤勞之徒則陶狐也欲不與三賞中也周內史與聞之曰晉

公其霸兮內史與周大夫也奉使來賜文公命聞之管者聖王先德

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當先德而後力也秦小主夫人

用奄變群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小主秦君也秦

厲公魯孫惠公之子也公子連亾在魏聞之欲

入因群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公子連一名元秦厲公魯孫靈公之

子也於小主為右主焚守塞弗入右主焚秦守塞史也弗內

從父昆弟也

父子也於小主為右主然守塞甫入塞古主然秦守

也也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則內公子矣矣

勸之使公子連疾太太入翟從焉氏塞塞在安定將將之比比翟翟菌

改入之菌改大守塞吏夫人聞之大駭小主夫

驚也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

也發行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

君也主君謂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

夫人自殺雍秦公子連大是為獻公然右主笑

而將重罪之然其不德菌改而欲厚賞之德其

也也監突爭之曰不可監突秦秦公子之在外者

眾眾多若此則人臣爭入也公子矣此不便主

如此則諸臣爭內以公子公子獻公公子為不復也其

故復右主災之罪復反也而賜不復罪也菌改官大

夫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秦爵也獻公可謂能

用賞罰矣凡賞非曰愛之也罰非曰惡之也用

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

傳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譽雖貴罰也此之謂也此先王之所曰治亂

安危也亂者能治之也危者能安之也

當賞

又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曰必得

所惡曰必除此功名之所曰大也大成也俗主則

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謂無能

所惡曰必除此功名之所曰大也大成俗主則

不熒有大務而不能太甚害之者此所曰無能

成也夫太害務與不能太害務此賢不肖之所

曰分也也分別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

時顧也及顧稽其行驥一日千里車輕也曰重

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任載賢者之舉事也不

聞無功言有然而名不大大利不及世者愚不

肖為之任也愚心不肖人為之任政事故使其君

矣與夏不能兩刑傳曰火中而寒暑草與稼不

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

實繁者木必庠有覈曰果物莫能兩大故戴負

亦用智補者無遂功天之數也也遂成故天子不

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

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

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曰為無若

先王之術者孔子墨程也甯越中人也知道術之士也故日夜學

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

為也蓋聞孔丘墨程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

王周公旦而問焉夜則夢見文王周公而問其道也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

復夢見周公用志如此其精也精微密也何事而不達何

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

也精而熟之也史曰日精而學致無鬼今有賢

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生見非鬼告也

也精而熟之也史曰日精所學致無鬼神故曰有鬼告之也今有寶

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

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大難乎甯越

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

可呂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

呂達矣甯越曰請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敵休

人將卧吾將不敵卧十又歲而周威公師之威公

西周君也師之者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

呂甯越為師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呂甯越之材而久

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卷由基尹儒皆六

藝之人也。荆廷嘗有神白，援荆之善射者，莫之

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

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發，應矢而下，則

卷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幽通記曰：養由基矚而發，號此之謂也。

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痛悼也。夜夢受

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

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曰：秋駕

秋駕御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管臣夢受之，先

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

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自觀後世已。上二

能學矣夫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曰觀後世已上

也觀示也

博志

官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疆求必繇其道繇用也治物

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才於事於君治筋也君侯也治君

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欲

欲也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欲天子安樂也

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

地之數也窺奕肉而鳥鶴聚狸處堂而眾鼠散

窺見也衰經陳而民知喪孳瑟陳而民知樂湯嚴走也

武修其行而天下從修其仁義之行故桀紂慢天下順從之也

其行而天下畔也慢易也豈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已

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猶也聞

於國國人之也聞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

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

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益富也身必日榮矣所

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

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吉善也

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

交爭証諫也交俱也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

服服其德也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

服...其此所謂吉王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

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震

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

已也。所呂就大務也。就成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

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為也。為之而

智。日得焉。不肖主為之。而智日惑。馬志曰。驕惑

之事。不亾奚待。志古也君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

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

其所。呂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

無日。無呂買狗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

呂。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

矣多也過猶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矣霸王有不先耕

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曰殊

也殊異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災

所曰為之異故賢主察之曰為不可弗為曰為

可故為之為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

所曰相萬也萬倍也

貴當

江 浙

呂氏春繼串二十四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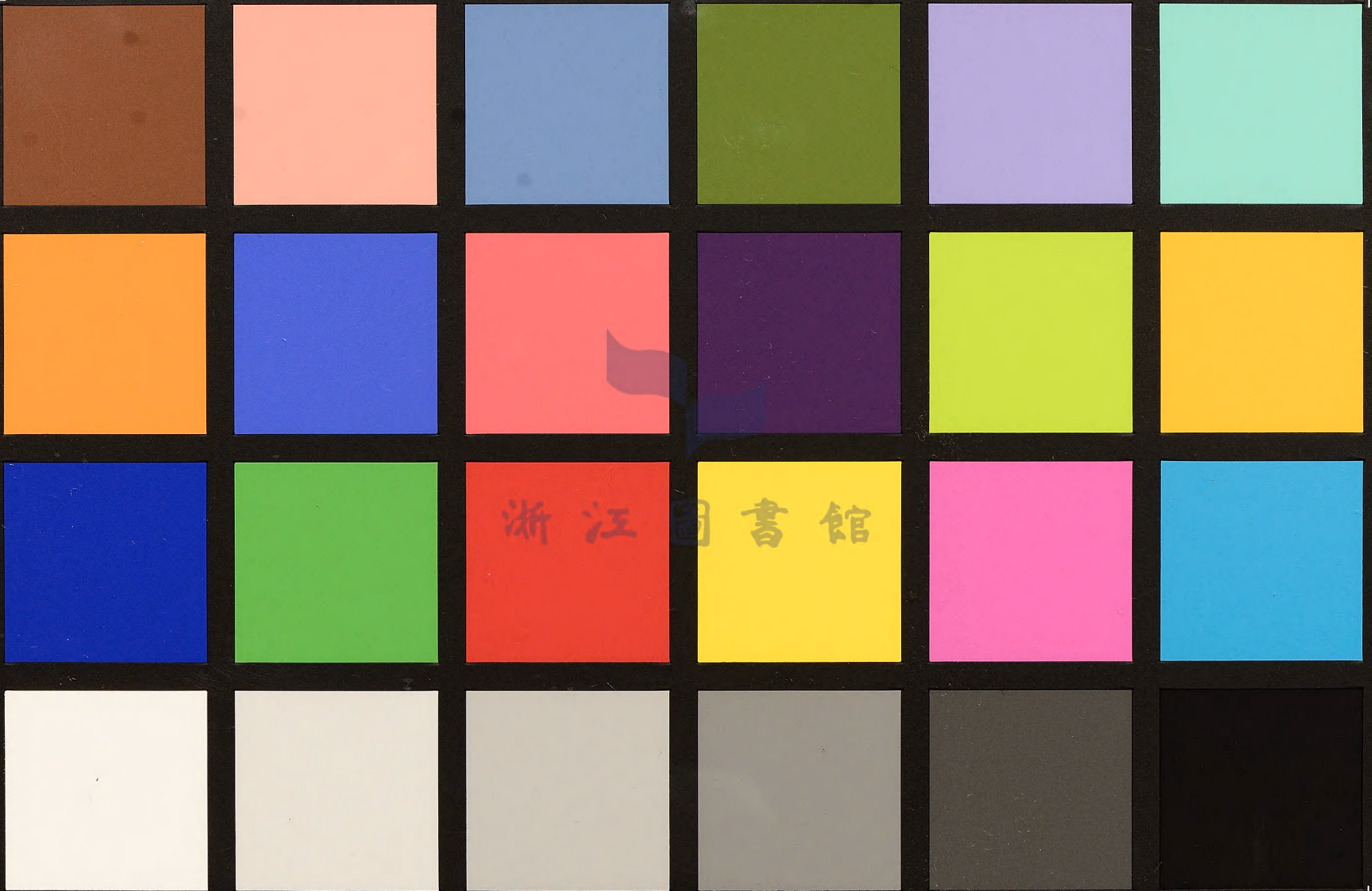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12210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浙江圖書館

x-rite



